

第一章 世纪末童话——闯入“天堂”打工去

第二章 管他以前干什么，学会打工好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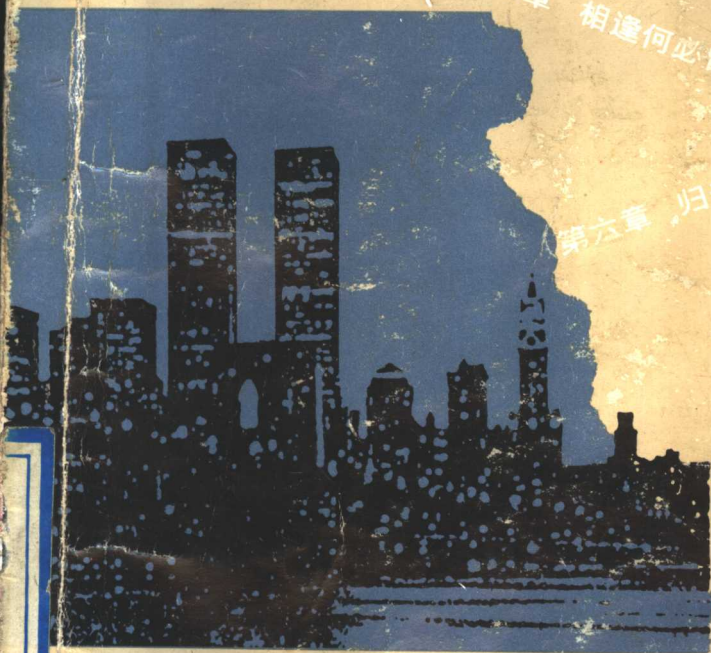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愿打愿挨的“新行当”——走私出国

第四章 我也潇洒走一回

第五章 相逢何必曾相识

第六章 归去来兮

在美国当保姆的日子



青岛出版社

秀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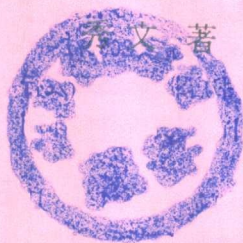
LT0000046125P



125 y
1380



美国
保姆的
日子



青 岛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陈国先

封面设计 孙蔚

在美国当保姆的日子

秀文 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印刷

*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9.62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印数 1—10110

ISBN 7-5436-1384-0/I·192

定价:11.80 元

序

老妹年近花甲，从中学教师岗位上刚刚退下来，干嘛还要不辞辛苦到国外打工，受得了吗？国外又没有至亲好友，语言更是没有过关，万一遇到什么为难之事将如何是好？别是一时心血来潮，头脑发胀，跟年轻人一样也要出国热一回？

然而她去意已决，非走不可，并写信邀我为她送行。我知道她是考虑此行的非同小可，不像国内旅行，哪怕北抵漠河镇，南到南沙岛，好就多住几日，不好转身走人就是了；出国可就不这么简单了，一些意想不到身不由己的事都有可能发生。生活的经历使她不能不想到这些，但她还是鼓足勇气走出去了，倒使我看到了我所缺少的闯荡世界的勇气和魄力。我于是提着心祝福她一切顺利。

刚到国外的最初几封信与在国内来信差不多，无非是说些她在异地见闻。以后，随着打工生涯深入角色，情况便不同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沉重与苦痛，由她的心中逐渐流溢笔端，日重一日。这种苦痛主要不是身体上的不适（虽然也有），也不是打工活计如何重不堪负，苦不堪言，就吃住而言还是相当不错的。她的苦痛主要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非亲身经历是难以体验到的。想家，想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简直到了快要发疯的地步！

她在国内有一个温馨的家，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和学生。想家，就是怀念亲人关怀体贴知冷知热的亲情；怀念在家自尊自由自在的生活；怀念朋友同事间充满诚挚热情的交流交往。更何况她是受儿女孝敬的一家之主；受学生尊敬的好老师；受朋友信赖的能办事的好同事。正是这些，同打工生活，同雇主的冷漠挑剔对比，她

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就特别强烈。有几回，她真的动摇了，真想收拾行装即刻飞回。是亲人的频频来信的鼓励、关心、理解和支持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和勇气，又使她下定决心坚持了下去。随着对异国生活的熟悉和适应，她的思乡病逐步有所克服。尽管为人作佣的苦痛还时时袭击她的心，但她已从阴影笼罩下走了出来，靠自己的出色劳动，不仅令雇主另眼相看，而且在心理上也有了一种放松感。于是她利用休息日到美国一些名胜之地旅游观光，和一些新结识的好友或来美探亲的故旧一起逛逛玩玩，好不潇洒。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妪，凭着自己的辛勤努力和毅力做到这样，不仅令人高兴，更令我感动。她比那种不好好为人民工作，却一心想用公款外出旅游的大人物，无论在人格还是勇气上，不知要高出多少！

有些劳动者一生经历十分曲折丰富，人生体验也极其深刻多采，若能写出面世不知会给人类历史增添多少瑰宝。可惜的是他们多不识字，不能动笔，人类精神财富就这样被湮没了，损失了。阿非利加有一句谚语：一个老人去世，就是一座图书馆的毁灭。话说远了，还是回到老妹这儿来吧。她最初是用信的形式记述一切寄回国内。我看后不仅增长了见识，而且引起许多感慨。一位认识她的朋友看了之后也说不不错，并推荐给一家报纸连载。她在国外知道后，受到鼓励，坚定了操笔耕耘的决心。

她原计划在国外呆两年。

由最初度日如年到后来倒计时的日历飞翻。最后一位雇主满意她的劳作，一再挽留她做下去并许以加薪，但她还是按时回国了。回国后，稍事安顿她就动手写起国外生活来。她不仅写了个人生活体验，而且还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她所接触的一些人和事，为人们了解这个大千世界，剖开了一个新的层面，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它的成果就是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

她不是一个专业作家，文章的艺术构思因缺乏经验而有待提高，但文中真情和多采的人生画面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这

本书,我还想说一点,书中的事,大体上是真的,书中的人,肯定地跟您讲,全是假的。既然事是由人来做的,不能光说事不见人。而对于现实的人,她是绝对尊重的。怎么办呢?于是就造出一些与现实中真人无涉的“假人”来。借他们去干各种事,这也是文艺创作的通例。因此,如果有哪位自认为与书中人有涉,或认为作者对他不恭不敬,荒唐到发指责告法庭,那结果的尴尬只能怪他自己。因为谁也不愿意去干那种自找麻烦自寻烦恼的傻事情!我想见多识广的女士先生们不会不明鉴于此的。

苗云生

1995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世纪末童话——闯入“天堂”打工去	(1)
第二章	管他以前干什么,学会打工好谋生	(12)
第三章	愿打愿挨的“新行当”——走私出国	(169)
第四章	我也潇洒走一回	(229)
第五章	相逢何必曾相识	(264)
第六章	归去来兮	(298)

第一章

世纪末童话——闯入“天堂”打工去

说起来就跟闹着玩似的，竟没费太大周折，稀里糊涂地我就一步步办妥了手续，拿到了护照、去美国的签证和飞机票。也许你会说哪有这种事？你一无至亲，二无子女在美立足，不就是个退了休的中学教员吗？和公费出国差着10万8千里，你凭什么到美国去呀！然而信不信由你，不但是我，还有在美国遇到的几十个和我一样的退休老妪，无一不是顺顺当当地飞渡了重洋，被多少人艳羡着踏进了“天堂”。历史上十字军东征，据说是到东方去捡拾遍地的黄金——他们可是武装着刀枪的壮汉队伍；而我们只是赤手空拳的老太婆！我是踏上了满目陌生的美国土地，才忽然冒出了这个荒唐的联想。但那时，这个世纪末童话已经编完了不由改写的第一章。

从我退休的那年冬天说起

“外面的世界很精采”，在歌里唱了又唱。凡是精采的东西，我都想着要让儿女得到，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女儿出嫁了，儿子还能用得着外面的世界。于是，我从打听消息，收集材料，到申请去加拿大的护照，给儿子一手包办起来，可气的是他倒无可无不可的。有一次我在办事途中还出了车祸，“有难消灾”吧，于是我定下心，决定去托人想法子来办。

那是 1990 年年初的一天，朋友收下了我儿子的种种材料，又闲聊了几句，便问到我退休后都干些什么。我说除了读书看报，无非是做饭洗衣，成了家庭妇女。他忽然像想起什么，没头没脑地问我：“你想不想到美国去？”我一时回不过神来，便说：“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能去美国呢？”他说：“我认识一位 W 先生，来自美国，愿办此事。你去美国一样的做饭洗衣干家务，条件是如果成功，你要按对方要求支付美金，大约 8 千美元左右，即去两年的话其第一年的劳动所得归他支配。这笔钱还清，以后所挣归你自己。你考虑考虑吧。”他还告诉我，我们学校另一位和我条件差不多的教师已经先期办好手续，下个月就动身。一样的做饭洗衣干家务，能挣大钱？我的心里翻腾起来。于是留下自己出生的年月日和家庭地址，告辞了。

我得回家和老伴孩子好好合计合计。

回家一说这事，女儿首先反对。她说你这么大了，家里又不缺吃少穿，当了一辈子老师忽然又去作佣人，怎么受得了？还是算了吧。老伴则说你能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也不虚此生……不走这条路，这辈子有什么机会能出国？儿子亦说能出去看看也好，适应不了就回来，你只别把护照交出去，有护照就能买机票……

反正办不办这件事在 W 先生，去不去决定权在我，也就不当一回事丢在一边。

一封来自美国的邀请信

一晃就是 4 个月，我已经把这事忘了。忽然有一天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纽约长岛的邀请信。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收到国外的信件，而且是邀请我去做客的“亲戚”的来信。哈！我居然冒出了一个美国“亲戚”！我有点兴奋，又觉得好笑。人啊，有什么东西不能做假，有什么谎言编造不出来呢？

邀请信写得亲亲热热——喊着亲爱的姨妈，问候我的生活起居；信又写得含含糊糊——弟弟妹妹都好吧？我这里已经替您办好了赴美的一切手续。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年初我们就可在美国见面了……信上有许多简化汉字。海外华人也会写简化字吗？我有点儿纳闷儿。

试试出国运气

好吧，咱也试试假戏真作，看能不能将假戏作成真的。再说看看外面的世界，挣点儿养老钱，也不错嘛！有道是：要想出国风光妻随夫贵；要想挣钱容易只需敲敲公章。可咱没那个命，再修来世吧。

我拿上邀请信、户口薄、退休证走进了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交了钱领回表格。回家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子虚乌有地很快就填好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成了就去，去不了拉倒，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只是心里想到如果公安局到学校调查了解我的档案，上面没有这门亲戚，岂不是要出丑了吗？当然这念头也是一闪即过。没想到刚过3周，我就拿到了护照。我又去美国领事馆，凭护照领取了签证表格后，就专等经济担保书了。

半年又过去了，没有信也没有担保书，我不问也不催。去或不去都在两可，一切听其自然，反正我的日子很好过。老伴疼爱，儿女孝顺，小康之家其乐融融。更何况儿媳刚去日本，我还要当好后勤部长呢。

1991年的4月下旬，朋友通知我去见一位S先生，说他是W先生在上海的代理人。我在儿子的陪同下，按约定时间地点见到了S先生。不知他干什么工作，好像不上班。他问了我的家庭情况，美国有没有亲戚朋友，有没有为人作佣的思想准备……其实他最需要了解的是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朋友，怕我到美国有人接应成了“飞鸽”，他们就白忙活了。过了两天，他来电话叫我去取担保书。他

告诉我去美国领事馆签证填表要写是去看哥哥。我说去办护照时，说的可是去看姐姐呀。他说护照是给公安局看的，担保是给老美看的，两不搭界，没问题。又教了我一些应对说法，临走时叮嘱我：不管签证获准与否都要将担保书立即送还。

我回家后和家人仔细地研究了担保书，发现担保人叫威廉·×，40岁。心里纳闷怎么这么巧，我这冒出来的亲戚竟也姓×？上边印着年收入3万美元，不动产19万美元是房子。我和儿子就像玩填充游戏似的填好了表格。第二天起了个早，老伴陪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碰运气了。

人常常在矛盾中生活。去签证那天，我竟希望不被批准，可是不去试试又不甘心。我们到领事馆门口时已经7点多了。熙熙攘攘排了有一百多号人。有去探儿女的白发老人；有去探丈夫的妙龄少妇；有踌躇满志的自费留学生。大家互相询问着去过美国没有？签证几次了？我这都是假的，临时现编又太累人，就只好含糊着。

听人说去签证不要选在星期五，因为那是老美的周末，人家没心思办公了；也不要临近午饭时进去，因为老美想吃饭不耐烦了。而我去的那天正是老美的周末星期五，排队轮到我，已近11点了。正要进去时，一位武警战士又“指导”我填了一项根本无需填写的内容，又被耽搁了10多分钟。

美驻沪领事馆每天都有这么多来此占卜命运的人。企望、希求、忐忑、焦灼，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我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四周，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研究着张贴在墙上的警告：如果你用欺骗获取签证，你将永远失去再进入美国的机会（大意如此）。我在心里暗笑一回就得了，去了美国不想回来的人根本用不着“再进入”；不想呆在美国的人就更用不着“再进入”了……正想着，坐在我前边的一位青年央求我：“阿姨，和你调一下位置好吧？我数着站在前边三个窗口的人，轮到我时又要遭‘黄毛’考问，我已经被他拒签两次了，他特别难说话……”

管他“黑毛”还是“黄毛”

我抬头向三个窗口望去，只见一个窗口里是一位黑发青年女子，像中国人；另一个窗口里是一位栗色大胡子的老外；还有一个窗口后面就是难说话的“黄毛”了。他大约有 30 来岁，一头金黄色的直发，灰蓝色的眼珠锐利地盯着站在他对面的人。看样子他盘问得特别仔细。我想反正我就是这一镢头买卖，决不来第二次，管你“黑毛”还是“黄毛”。要是这个青年和我换了位置果能如愿以偿，我也是成人之美。说换就换，只是不能让工作人员发现。我刚坐好，黄毛在窗里向我招手了。他问我：“你好？”我回答：“你好。”他飞快地扫了一遍我的签证表格，又问：“你是去看哥哥？”我又回答：“是的。”接下来，他又问了许多问题，如你的哥哥是哪一年从什么地方去的美国？是否回过中国？你的小孩都成家了？你的先生退休了没有？我毫不迟疑地一个接一个地回答。除了“他是哪一年从什么地方去的美国”纯属现编之外，其他都是实话实说。最后“黄毛”用笔点了一下担保书说：“你的哥哥就是他？”威廉·×只有 40 岁，怎么会是我哥哥？我说：“那是我的侄子。”他又问：“侄子？”我说：“就是哥哥的儿子。”“黄毛”笑了，说了句：“OK！下午 3 点来取护照。”总共不过 3 分钟。“黄毛”自以为高明，看似不经意地一问，如果我事先没弄清楚担保人的年龄，顺口答应，那“黄毛”就的确难说话了。

我离开时，看到那个和我换位置的青年正站在另一个窗口应对。我在心里默念：年轻的朋友，你躲开了“黄毛”，愿你这次能交好运！

走出领事馆，那些还在排队的人们便拥上来，探询我是否交了好运。等待签证的人总是从已经出来的人那儿推测自己今天的命运。我看到站在马路对面等待我的老伴，心里不知是喜是悲。我举

起获准的证明向他示意，我欺骗老美成功，我也要出国了！怎舍得下疼爱我的老伴？怎舍得下孝顺我的儿女？签证获准我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有些失落的感觉。想起儿媳在日本的诸多艰难悔不当初；如今我又要踏上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吉凶未卜，这到底是否值得？我和老伴沉默着回到家里，打点了给儿媳采购的东西送到××宾馆，托我的学生找人带到日本。我对我的学生说了获取签证的前后经过，他惊讶地张大了嘴，连连慨叹：“会有这种事情？太离奇了！太荒诞了！”是啊，只要有人，就会有离奇荒诞的杰作，何况我办出国签证实还在还算不上离奇荒诞达到精采的程度呢！

初会 W 先生

签证之后，我的心绪不宁，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恐惧，一会儿悲哀，最后竟打消了出国念头。哪儿不自在了？出去给人当老妈子，那不是作戏，是要真干呀。要是 W 先生把我当奶牛挤个没完，我孤身在外能去找谁帮忙呀？别没事找事了，在家过太平日子吧。

两个月后，S 打电话来问我到底如何打算，又说 W 先生从美国来上海作生意，问我是否想见见？W 先生到是什么样的人？我想看看，就怀着好奇心同儿子一道去××宾馆，探个究竟。

W 先生年龄不到 40 岁，中等身材，有发胖趋势，相貌忠厚，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先入为主取得了我的好感，消除了我的疑虑。言辞恳切给我留下待人忠厚的老好人的印象。大概是为了巩固我对他的信任，W 先生又做了如下的许诺：在美国病了有医疗保险，3 个月之内若因水土不服或想家不能坚持，他负责买机票送回；在美打工由他负责找工作；休息日他来接送，甚至连带我游览市容，看看纽约这些事情都想到了……总之，至情至理，无懈可击。我的儿子说根据《出国指南》所记，出国探亲者不能享受医疗保险。W 先生立即接口说这是我们公司买的集体保险。我的儿子又说美

国是个法制国家，相信我妈妈在那儿不会受人欺凌……W 连忙说那是，那是。该说的都说了，该问的也都问了，对 W 先生的许诺，我也只好姑妄听之，姑且信之了。

从××宾馆出来，我对儿子说我不怕了，我决定要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是如何精采。于是匆匆准备，打点行装。患结膜炎，就多带眼药水；常感冒，就多带“感冒通”。一只箱子一个拎包就是全部家当了。行前，我的老校长还送给我“救命符”一道——她的兄弟是中国驻美的高级官员，万一有难可凭她的“手谕”，求救于中国驻美大使馆。我的同学给了我他在美国的亲戚的地址，同时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拜托他的亲戚对我多多关照。最后我筹措了足够买回程机票的美金，万一不行立刻打道回府就是。

飞越重洋到“天堂”

临行前夜，我再三叮嘱儿女好生照顾爸爸，不禁心酸；次日趁早凉又将未尽之言诉诸书面，切切叮咛儿子，希望他爱读书、爱工作、爱妻、爱父，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负我临别拳拳之心……凄切之情泪随笔下。悲莫悲兮生别离啊！

对于哥哥不来上海为我送行，心里可真有点生气。他是个搞理论工作的“老保守”，对我这老年“壮举”颇有异议。然而看看美国，挣点养老钱是我的主要目的。谁爱想什么就想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罢，我去也。

1991年7月6日，在亲人声声祝福的簇拥下，我怀着离别的伤痛，登上了越洋飞机，将命运交付给茫茫的未知……

中国民航班机的经济舱里都是中国人。我的左侧是通道，右侧两人都是×省×公司的驻美办事人员。我很想看看机窗外面的什么样子——云海翻滚一定很壮观吧？可是隔着两个人头的缝隙，我也只好叹息了。机上流水般地供应饮料和饭食，也有电影助兴，可

是我的心里木木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的亲人们！这时你们正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在想我？机场离别，最后一瞥泪水溢满了彼此的眼眶，从此一别要两年才能团聚……730个日日夜夜的分离从现在开始了。

飞机在茫茫夜空中航行着，憧憬和幻想到哪里去了？对命运和未来的臆测，只有说不出的凄苦和悲哀让我慢慢品尝……

经过不到10小时的飞行到达旧金山，全体乘客连同行李下机接受安全检查。我心里又紧张起来，因为在上海机场接受安全检查时，那一箱一包使我吃足了苦头，现在又要搬上搬下，会有人帮助我吗？尽管周围有那么多中国人，而且也都不是七老八十，但最终没有人肯来助我一臂之力。我面红耳赤奋力搬动着自己的行李，这时机场的工作人员，一位黑人助我过了难关。

休息两小时后，飞机继续向纽约飞行。离家越来越远了，感觉上好像离家已经很久了——其实也就是十几小时而已。

飞机正点到达纽约，可是因为没有机位无法降落，故只能在空中盘旋。据说在这世界有名的肯尼迪机场，每分钟都有十几架飞机起飞或降落，指挥安排十分精密。我们在空中盘旋了十来分钟才降落地面。下了飞机，没走几步路就到了行李传送带的旁边，这时W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他帮我推着行李出了大厅，将我送上汽车，对一位开车的小青年说：“阿山，你把阿姨送到二叔那儿去，我这儿完事就过去。”又转过头来对我说：“您安安稳稳坐着，您这就算到家了。回头我去看您。”

从下飞机走出候机大厅那一瞬间起，我就被晶光四射的彩灯包围着。那些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屏幕，不时闪现各航班飞机到达的时间和出口标记，使我眼花缭乱。这会儿坐在车里，我才定心地环顾这座世界有名的机场。它是由许多幢形状各异的候机楼围拱而成，像一座镶珠嵌宝光芒闪烁的不夜城。初到纽约，这是使我惊叹的第一景观。

高速公路上各式车辆川流不息，只见红白两条光带像红绸似银链在游动延伸。车在灯河里航行，我的心空落落的一点儿也没有登上“天堂”的那种喜悦的感觉。

我问阿山：“W 先生是你什么人？”他说：“他是我爸堂弟。”阿山告诉我他来纽约两年多了，才 18 岁，只顾打工赚钱不念书了。他说，“念书没意思，要找个赚钱不费力的活干。”我说：“哪有这种事呢？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他说：“有的。”说完又对我诡秘地一笑。初次见面我不便询问，也就默然。

在地下室里

车到布鲁克林×大道的一个地下室前停下来，走进去一看，乌漆麻黑，墙壁斑驳看不出原来底色，桌面和地下都油腻腻的。小蟑螂到处乱爬。有一位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妇女招呼我洗漱吃饭。我不知她是什么人，也不知该怎么称呼她，直到 W 先生来了给我们作过介绍，才知她是上海的纺织工人，长我 3 岁，原来我们是“同命鸟”。她叫娟，比我早来一年，由于花粉过敏正在辞工休息。W 先生对我说：“您先休息几天，把时差顺过来再找工作。明天我再来看您。”他走了，我开始向娟姐了解情况。娟姐说：“8 千美元债已经还清。这个月的工资刚刚是自己的。”我问她：“是不是每周休息？W 先生有没有带你出去玩玩？”她说：“到这里和在上海说的完全不一样。我来了一年，W 先生只接我回来两次，这次是辞工回来的。”我们正说着，一位 40 多岁的中年男士进来了，白净面皮，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十分斯文。他也是这地下室的房客，在车衣厂打工，刚下班，时间已是晚上 11 点了。我问：“你天天都是这么晚下班吗？”他说：“没定准，老板让加班就得干，有时比这还晚。”说着又找“邦迪”贴右手食指，那是被蒸气烫衣机砸的，指甲已经脱落，嫩红的新肉还没长平。他姓黄，来自北京。他的姐姐在北京投资，他是经理，

干了几年，坐小车吃大菜也着实风光了一阵。可是他一直想出国发大财，姐姐便遂了他的心愿。眼下出来也一年多了，因为语言不通又没有特长，只能在餐馆洗碗，在衣厂烫衣，披星戴月，晨昏颠倒。他说太太两次被拒签，来不了美国。他很苦恼，又说自己在美国呆不长。唉，我才来几小时就苦恼了，他已来了一年多，其苦恼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夜深了，我躺在弹簧坏了的床垫上，听着楼上劈哩啪拉搓麻将声，其间夹杂着广东话的说笑声，似睡非睡地……朦胧中又被老鼠啃咬东西的声音惊醒，它会不会咬了我的耳朵？打开灯看见壁上地下到处跑着蟑螂……我不感到意外，因为我本不是太太夫人之流，从没奢望住总统套房。再说我在小说和电影里也看过外国的贫民窟，对于一个自费打工看美国的人来说，这一切早就有思想准备了。但我还是禁不住想起了那远在彼岸的整洁舒适的家和疼我爱我的亲人们。离家还不到 24 小时，我却觉得仿佛有一年多了。

一阵呛锅的油烟味扑来，提醒我黄先生又要上工去了。他每天早起做菜带着。中午衣厂老板免费供应白饭。工人们围着饭桶盛好饭，端到自己干活的缝纫机或烫衣台旁用午餐。黄先生说车间没有空调，冬天只有一个大火炉供应开水；夏天电扇旋起的织物纤维直钻鼻孔，很不好受……是啊，比起当经理的风光来，他还能谈出什么感受呢？苦归苦，在这儿除了担心失业，没有任何扰人因素。黄说他干的是计件活儿，每月挣千把美金是不成问题的。

黄先生刚走，W 先生的二哥下夜班回来了。我望着透进地下室小窗的曙光，体味着踏上“天堂”后的感受，忽然有一种感悟袭来，其实全世界哪儿都有“天堂”，只不过与我们这些人无缘罢了。

没到过美国的人，都把来美国当作上“天堂”。其实来到美国奋斗的人，各有一部辛酸史。如我刚认识的黄先生、W 的永远作夜间送货营生的二哥，虽然我与他尚未谋面，但我想阴阳颠倒的日子总不会很惬意吧？至于和我同样命运来此的娟姐，以及即将投入作佣